

充滿傳奇的苦命畫家

我為潘玉良不平

● 林藹 (旅美名作家)

面貌奇特志氣高潔

六十年代，我去法國巴黎求學時，有一次在陳雄飛大使的宴會中，認識了女畫家潘玉良，因為她是女性，而且她的畫是用中國的筆墨，結合西方的技巧來畫人體畫，很引起我的注意，同時獲悉她是個孤苦伶仃、老而無依的老畫家，故此常常去探望她，請她出來吃飯。潘玉良也同一般的女性，她的醜，可以說是驚人的，在公眾場所，不但常引起眾人的奇異目光，別人向她側目，不止是一次，而且一直是眼定定的盯著她，看後還竊竊私語，大概是談論著這個有點像異類的奇人。潘玉良不獨面貌奇特，說話的聲音，也像虎嘯猿啼。有一次我去她的寓所探望她，剛剛走到門口，猛聽得她在二樓的窗口一陣怪聲叫著：「妹妹你來了」。我抬頭一看，嚇了一大跳，因為她穿了一件赭色的長皮毛大衣，站在窗口，簡直就是一個大猩猩的模樣。潘玉良奇醜的面貌，加上奇裝異服，也許是引人注意的一大特徵。

一般人的心理，遇美就愛，極願親近，遇醜則是敬而遠之，但我對潘玉良卻沒有這種心理，

由於她的心地善良，志氣高潔，儘管她雖然是孤苦伶仃，窮愁潦倒，但對於金錢並不熱中，她不像普通的畫家，常吹噓自己的畫如何了得，賣得畫價如何之高，她常說：她的畫就是像她的兒女一樣寶愛，不是隨便把它賣掉的，我敬重她這種純真藝術家的平度，故她雖然生得醜，對著她，倒也反覺得有點美了。最多把她當是明代陳老蓮筆下的人物。

潘玉良在法國畫壇的地位頗高，法國每年在巴黎有春秋兩季的沙龍，是政府舉辦的大規模展覽，展出的作品，必須經評審委員會嚴格的評選，故在巴黎的畫家的作品，都能入選在沙龍展覽為榮，如果你有一張畫入選，朋友必前來道賀，當作一件大事。但潘玉良的畫，法國政府給她特權，每次展覽可以展出五張作品，不需經評審委員會的評審，這是巴黎藝術家的最高榮譽。

後來我返美之後，就著手在夏威夷為潘玉良籌備一個個展，後來又在舊金山開過一次，這都是潘玉良生前的事。

賣作婢女訛傳「妓女」

有關潘玉良的身世，根據郭有守的描述：潘玉良自幼失去父母，她是舅父撫育成人的。但這位舅舅，不但喜歡吹彈和唱，而且嗜好鴉片洋煙，所以對這位孤獨甥女的教育，不免有所疏忽，後來更因為需錢揮霍，竟把外甥女賣給人家作「婢女」去了。其苦命可想而知。

潘玉良當了人家婢女，流盡了辛酸淚，更不幸的是後來當她有機會入美術學校學畫時，竟被人傳說她出身妓女，以訛傳訛，引致一場風波，學生家長要求退學，鬧得很大的學潮，最後潘玉良只好自己走去海外學畫，可是她的被誤傳做過妓女的故事卻一直流傳至今，甚至連教過她的某老畫家，也一再宣揚她出身是妓女。近年大陸有人以潘玉良的傳奇身世寫成小說《畫魂》，其中描述潘玉良之去國是因為在國內受人鄙視，避居海外，從此一去數十年，她沒有再返國一次。人言可畏，相信誤傳她為妓女的事一定令她生前很傷心，故晚年大陸派人游說她歸國，她一直拒絕回去。據我明查暗訪，想弄清楚潘玉良是否做過妓女，無論如何深入查訪，都找不到她做過妓女的證據。據我的分析，潘玉良早年被舅父賣給人的

家作「婢女」(郭有守所述)是可能的事實，但作妓女，卻難以置信，她是一個樣貌極醜陋的少女，有哪個鴛鴦肯買來作妓女？而且以潘玉良那種耿介內向的性格，也不像是可做妓女的材料。也許由於「妓女」與「婢女」二字讀音相近，一定是好事者將「婢女」說成「妓女」，不幸就此以訛傳訛，逐漸地變成了事實。

前數月，在夏威夷遇到幾位來自中央美術院的教授，其中一位侯一民教授，據說潘玉良死後，曾奉命到巴黎處理她的遺作。我們曾談起潘玉良，他說潘玉良的故事在大陸宣揚得如火如荼，但焦點都是放在她曾為妓女的往事並動員名畫家開過座談會。我問他：「既然大家都注意這個問題，並且調查、研究、開座談會討論，實在的研究可有出過什麼有力的人證、物證，可以證明潘玉良曾經做過妓女？」侯先生說：「沒有！在座談會的老畫家和名畫家，也都沒有見過潘玉良的。」這是多麼不公平，潘玉良生前既給人誣捏事實，死後也不得清白，她的命多麼苦呀！

晚年靠養老金度日

《畫魂》的下半部，描述潘玉良有一名叫田守信的學生崇拜她，照顧她，這是小說家憑想像而捏造出來的人物。潘玉良晚年的確有位老年朋友名叫王守義，在她最後幾年，照顧著她。這位王守義，在我住巴黎的兩年中，從來未出現過，我只知道在世界上潘是沒有一個親人的，她只說過她夫家只有一個很遠房的侄兒，而且沒有來往的，日常生活只靠法國政府的養老金過活，她的

孤苦，引起我無限的同情，故我回到美國後，商得外子之同意，每月寄些錢給她，希望她買些好的食物，穿好一點，找好的醫生看病(她長期患鼻竇炎，割治多次，老不痊癒)，如此將有十年，大約在一九七五年左右，因我寄了錢去，不見回信，連續追信去問，最後得到的回信，卻是署名王守義寫來，說因為她病重，入了醫院，無法執筆，故請他代筆云云，信末還寫著「敬禮！」二字，我敏感的感覺到，這人定是共產黨人，只有共產黨人才會在信上寫「敬禮」這類字眼，我猜想是中共大使館派去照顧她的。直到一九七七年，我應邀回巴黎參加「中國女畫家畫展」，展出地點是仙奴詩博物院，潘玉良亦是參展者之一。我與家人來巴黎參加開幕禮，因為要與潘玉良接近，特住在巴黎左岸的喜來登飯店，它的後門，正對正潘玉良寓所的里弄，從她寓所步行到酒店，不過十數步之遙，所以我天天邀她過來，早午晚餐都是在一起。在這期間，王守義也跟她一起來，也是在這時候，才首次認識王守義。他是個快到七十歲的老頭子，為人表面上十分誠懇熱誠，據潘說，這是她遠房表兄，因她年老多病，他常來照顧。

我也曾問過一位久居巴黎的女畫家，關於王守義其人，她說王以前是在巴黎開餐館的，最近才和潘玉良在一起，大概是她的男朋友吧。但他並沒有像某些文章所說是和潘同住在一塊，潘仍是住在那已經住了三十多年的舊居，她是在我回美國後，才被迫搬家，搬家後不久，她就去世了。

法人崇敬死得其所

王守義好像是非常照顧年老多病的潘玉良，我也覺得如此甚好，十分安慰，但是在我們畫展開幕那天——一九七七年三月廿五日——我們原約好中午我們一起坐的士到博物院去，但到時王守義匆匆的過來說，潘玉良走了，不知到哪裏去了，現在時候到了，我們一起去吧。到了博物院，才見潘玉良早已先到了，她告訴我與王守義吵架，所以負氣先坐的士來了。次日，王守義自告奮勇的陪我的女兒去百貨公司購物，我得有機會與潘玉良單獨相處，她說有重要的話和我說，我在酒店找了一個人少的角落，她坐下即一把眼淚，一把鼻涕的告訴我，王守義這人，居心陰險，什麼都管她，她一點自由都沒有，老是要她回中國大陸去，她是不想回去的，因為沒有一個親人，在巴黎有許多朋友。她還說：「妹妹呀，我近來身體很不好，心情也很壞，我恐怕不會好了，如果我死後，我的一切，都留給你，我的畫都是你的，請你不要推辭，只有你在這世上才是對我最好的……」她講時，不時向外張望，好像恐怕王守義知道她在向我訴苦，她就會受到責罰。我聽了她這番話，不禁大驚，真太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一時沒了主意，我在外子的律師樓幫忙多年，懂得一點法律常識，我很想說：如果你要把一切留給我，我一定不負你的所託，會好好的處理你的作品，但是口說無憑，一定要寫在遺囑上才有效的。但我又說不出口，恐怕她誤會了我十數年幫助她的善意，以為我的幫助，是有目的的，



苦命畫家潘玉良女士遺照。

我只有沉默的聽著，她哭得頭昏腦脹，已經奇醜的樣子，更加不堪入目，我只得婉轉的對她說：潘大姊，你一定會好起來的，不要說這些些喪氣話，你的意思我能領悟，但是你現在跟我這樣說，誰會知道這是真實的呢？她回說：「我曾經告訴每一個人，我的朋友都全知道你是我的最親的人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……。」我對她勸慰了許久，扶她到咖啡室裏喝了茶，她才平靜過來，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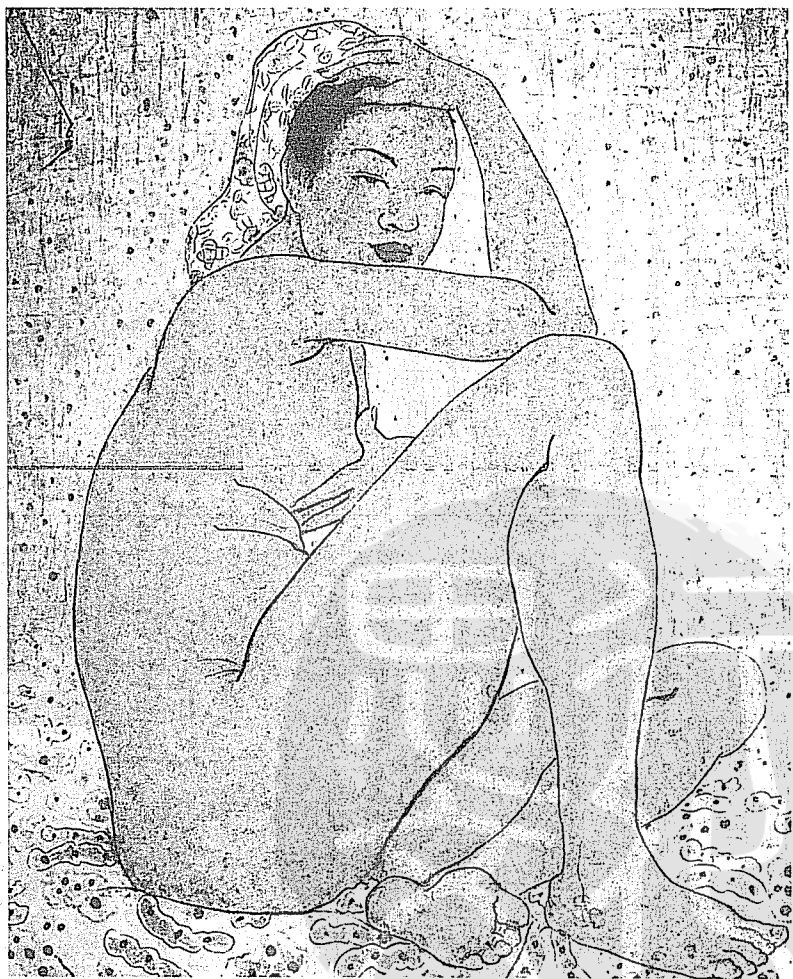
時王守義也回來了，我們一起吃晚飯，她談起她住了三十多年的寓所，業主就要收回改建，她就要搬家了，我問她是否需要點錢作為搬家費，潘說不必了，你寄給我的支票，到現在一張也沒有去兌現過呢，我聽了又大吃一驚說，你不去兌現，那是會作廢的。我問為什麼不去兌現，她說要把錢儲起來，待去旅行時用。我向她解說，這些支票是通天仄，是用現款在銀行買的，大約六個月不去兌現，就會作廢，你沒有受益，而我則像把錢扔在水裏，損失太大了。我們商議好明天一起到銀行交涉看看。次日我們一行到巴黎的美國銀行，見了總經理，除了最近的一張外，其他的都不能兌現，這批支票，我後來帶回美國，向原先買支票的銀行退款，就全部的重新買了一張支票，寄回給潘玉良。兩個月後，即接到王守義的

信，謂潘已於七月廿二日逝世了，我寄回給她的款項，剛好作為她的喪葬費用，並可用我的款項替她做了一塊美麗的雲石墓碑，潘玉良遺命希望葬在巴黎左岸的蒙巴那斯墳場，這墳場所埋葬的都是法國的學者，名人、藝術家，因為在市中心，墓地非常昂貴，幸得法國文化部的幫忙，才能買到這塊墓地。王守義又說，下葬那天有一百餘人送葬，由法國人在墓前致唁文。潘玉良身為中國人，雖然藝術高超，但得不到國人的尊敬，據《畫魂》一書所述因為她的身世受國人鄙視，才兩度去國，在法國安居，最後死在法國，法國人尊敬她，允許她葬在蒙巴那斯墳場，與法國名人為伍，也可謂死得其所了。

遺作全部運返大陸

潘玉良死後，王守義常寫信來談及潘之畫，希望我為之處理，力促我在美為她開遺作展，並說可以先寄一百張給我，但他索取五萬美元，云是作為預繳關稅之用云，潘玉良遺作，數量龐大，即速寫亦有千張之多，且尺寸甚大，若我接受了她的全部遺作，非另造一所大房子來陳設不可，故我寫信向王守義說，潘之畫，我不想據為己有，最理想是由法國的博物院保存，出版畫冊，若果得資，成立一獎學金用來幫助中國留法學藝術的學生。王守義不得已也贊成我的提議，老是我再到巴黎商討進行設立獎學金事，我因為潘玉良的哭訴，對王守義此人起了懷疑，也因為自己太忙，沒有積極的去進行此事，老是想從各方面多瞭解王的背景，後來在他催促之下，就托一

位去法國探親的學生，順便代我辦理此事，誰知她到了巴黎，去找王守義，始知王守義不久前亦已去世了。此後，我也不知潘玉良的畫的下落了。直至最近見了北京來的侯一民教授，始知潘玉良的畫，已全部運返大陸，在安徽某地，建了一間潘玉良的紀念館陳列她的畫。裸體畫題材，聽說大陸在不久以前，還不許美術系學生展出裸體畫，現在潘玉良的畫，竟在安徽的小城陳列，真是不可思議的事，希望安徽老鄉們，看了潘玉良



畫家潘玉良作品「裸女」。

的裸體畫不要大驚小怪，切不可像某人所寫的談潘玉良的文章，說潘畫裸體女人，是受了她早年為妓的影響，所以才特別喜歡畫裸體畫。殊不知在法國和西歐各國，每個學美術的學生都要畫裸體畫，在巴黎畫裸體畫找模特兒也真是太容易了，因為在巴黎左岸，有許多畫室開設，每次只納少許費用，就可在畫室內對著裸體模特兒寫畫，就是很窮的畫家，並不憂慮沒有模特兒，潘玉良雖然窮，也不致於自裸身體對著鏡子畫自己，潘

玉良的裸體畫，正是法國學院派的正宗傳統，她不過稍為變化，把模特兒畫成中國人，又用毛筆宣紙來寫，帶著中國傳統的技法，用油彩和炭筆畫裸體畫，可以塗改，但毛筆宣紙，一筆下去，就成定型，若不對人體有深處的觀察功力，是不可能畫出來的，由此可見潘玉良藝術的高超了。

死後人格仍受侮辱

潘玉良已逝世十五年了，對她人格的侮辱，似方興未艾，現在有人要拍電影，而電影故事，情節多是虛構，為什麼一定要安上潘玉良的名字？對我們中國偉大的藝術家，非但不尊敬，甚至連憐惜的心也沒有？

回想在一九七七年在巴黎，她儲起我歷年寄給她的支票不兌現，我頗埋怨她太不懂事，現在回想，不是這麼簡單，可能是她不願王守義用我寄給她的錢，故此不肯去兌現，由此可見她是如何的恨王守義，後來我把這筆錢再寄回去，據王守義來信，她仍不肯簽名，後來她去世，王守義是唯一料理她身後事的人，在朋友擔保下，才把支票兌現了，用來辦理喪事。她死前可能真是在水深火熱，給別人壓迫虐待，極待援助，所以才向我哭訴，可惜我那時年輕不懂事，一心想著自己不可給人誤會，對她的哭訴，未曾深思，以為是老病的人，一時感觸而已。如果那時告知外子，替她立了遺囑，或竟替她結束巴黎的寓所，把她帶到美國來治病，恐怕她還會多活幾年，當時沒有這樣做，真是令我悔恨不已。（摘自亞美時報，小標題為編者所加，王祿推介）